

说『床』

□王觞

被余光中评价为“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”的大诗人李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：这就是他的《静夜思》中所说的“床”，到底是个啥？

《静夜思》只有20个字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但因为“床”字之义不明，至今都没有个结果。有人认为是马扎，有人认为是坐具，有人认为就是今天的床……

我们从“床”的字形演变以及字义变化，来给大家提供一点资料，权当读书的乐趣。

甲骨文的“床”，写作“𦉨”或“𦉩”。这两个字形都像一块床板，床板的一侧还有床腿。到了战国晚期，这个字的字形开始发生变化，在床板的一侧加了一个“木”字，写作“𦉪”。

这意味着从最初的象形文字，变成了会意字，加的“木”字，大概是强调这种器具多为木制。

那么，它在我们早期的典籍中是什么意思呢？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中便有此字：“乃生男子，载寝之床。载衣之裳，载弄之璋。”《十三经注疏》对此处“床”字的解释为：“男子生而卧于床，尊之也。”

《说文新证》以为：汉代以前，古人就寝不睡床，因此床只是休息的器具。婴儿、病人则例外。但其实古代也用于成年人卧具。郑玄注《礼记·丧大记》“始死，迁尸于床”云：“床，谓所设床第当牖者也。”“当牖”即今所谓“当窗”。

可能其后来的功用，专指坐具的时候较多一些。《学林》云：“古人称床、榻，非特卧具也，多是坐物。”《尔雅》和《说文解字》与此观点相似。前者说：“人所坐卧曰床。”后者则说：“床，安身之坐者。”

清代段玉裁则如此论述：“床之制略同几而庠

(bì)于几，可坐，故曰安身之几坐。牀制同几。”庠于几，即矮于几。几，是古代的单人小桌，今天在一些学馆还能见到。

段玉裁举例说，汉代管宁的坐具，数十年不换，以致膝盖落处磨穿。据他的说法，坐具有“几”，便是前面说的“单人小桌”。孟子曾经“隐几而卧”，就是跪坐“床”上，伏“几”而卧。

大概此后一段较长时期，“床”的主要功能便是坐具。比如，古诗《孔雀东南飞》有“媒人下床去，诺诺复尔尔”之句，显然便是指坐具。

在唐代，“床”经常指井栏。李白的另一首诗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有“怀余对酒夜霜白，玉床金井冰峥嵘”之句，这里的“床”便指井栏。李贺《后园凿井歌》有“井上辘轳床上转”之句，这里的“床”也是指井栏。

从“床”的字义发展来看，大概多强调其承载的特性。井栏对水井的保护作用，似乎也是一种“承载”。南北朝时期的庾信《和赵王看伎诗》云：“细缕缠钟格，圆花钉鼓床。”这里的“床”，则指鼓栏，盖鼓栏与井栏相似，这时期甚至还把笔管称为“床”。徐陵《玉台新咏序》云：“翡翠笔床，无时离手。”

古人甚至把盛饭的木制器具称为“床”。杜甫《驱竖子摘苍耳》诗云：“登床半生熟，下箸还小益。加点瓜蒌间，依稀橘奴迹。”登是容器，“床”犹如今天的木制托盘。

我们无法身临古人的生活环境，却能从他们留下的点点滴滴来体味中华文化的多姿风采。



董仲舒在高密的岁月

□李金科

董仲舒，字宽夫，广川(今河北枣强)人，西汉著名学者，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对中国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其实董仲舒与高密甚有渊源，西汉高密为胶西国国都，在今高密西南城阴城，董仲舒曾任胶西国相，古老的高密也见证了这位一代大儒。

汉景帝时董仲舒为博士，汉武帝时聚徒讲学，元光元年(公元前134年)，汉武帝诏贤良对策，董仲舒提出“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”的观点。汉武帝听从其说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儒学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。对策后，董仲舒被任为江都相。江都易王刘非敬重董仲舒，刘非系汉武帝之兄，性骄奢，董仲舒“以礼谊匡正，王敬重焉”。当时匈奴有进犯之兆，刘非上书欲出兵匈奴，汉武帝未准。董仲舒受上书事牵连，被废为中大夫，后赦免仍为江都相。

董仲舒为人廉直，同时被举为贤良的公孙弘，仕宦得志，位居丞相，但治学不及董仲舒，因此心生嫉妒。当时胶西王刘端，亦为汉武帝兄长，为人骄横武断，身

边官员多被害死，因此无人敢出任国相。于是公孙弘举荐董仲舒，获汉武帝允准。

董仲舒出任胶西相，来到高密，刘端知道董仲舒为当世名儒，对其特别敬重。清康熙《胶州志》记载，其任胶西，“正直率下，辅导周慎，数行谏诤，教令国中，所居称治”。但董仲舒还是担心夜长梦多恐遭杀身之祸，于是称病辞官，离开高密。因董仲舒曾任胶西相，其著作由后人编辑为《董胶西集》。

董仲舒虽曾任职高密，但由于年代久远，后世高密人知之甚少，鲜有提及。明清时期撰修的《高密县志》，一代大儒董仲舒竟然无缘写入，倒是相邻的胶州人将其写入州志中，古时胶州尚有董公祠，奉祀董仲舒像。



日前，我同几位票友闲聊起京剧《文昭关》中伍子胥的一段唱词：“皇甫兄请上礼恭敬，有劳替我过关行。这样的恩情难报尽，来生结草答报你的恩。”

一位票友很有些戏谑味道地笑言：“落难遭到楚军画影图形追捕、正愁于无法闯过过关逃往吴国的伍子胥，却意外地遇到了素昧平生、行侠仗义而相貌又极似自己的隐士皇甫讷。皇甫讷甘冒被捕甚至掉脑袋的风险，乔装打扮成伍子胥的样子，再让伍子胥装成仆人，乘机混过过关。对此，伍子胥由衷表示谢意，可谓知礼矣，但他还要在下一辈子去结什么草，来报答皇甫讷的恩德，这就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这样的大恩大德，是结个草就能报答得了的吗？”

话音落地，一阵笑声后，另一位票友不禁感叹：“那段唱词咱听也听过，说也说过，唱也唱过，可要问那‘结草’二字究竟是何意，还真说不出来。”孤陋寡闻的我，当时也只能哑口无言，木然以对了。

经历此事，却意外地促使我重读了古文《陈情表》。虽然初读《陈情表》是多少年前的事，而且当时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，但还是隐隐约约地记得那里面似乎就有“结草”一说。仔细阅读此文，或可从中找到“结草”二字的含义。于是，我回到家里，急忙从书架上找出并翻看起《古文观止》之《陈情表》，果然在文章后面找到了相应的段落：“庶刘侥幸，保卒余年。臣

生当陨首，死当结草。”且有相应释义说，“结草”即死后报恩之意。原来，三国时期蜀汉灭亡后，晋武帝司马炎征召蜀汉旧臣李密为太子洗马(即太子侍从官)且催逼甚急，李密写下了《陈情表》一文，以奉养年迈的老祖母刘氏为由辞不应召，并表示如果陛下能哀怜自己的一片诚意，成全这小小的志愿，那么生在世上当拼命效力，死在地下当结草报恩。

答案似乎已经明了，可是，为何独独以“结草”二字表达报恩，“结草”一词还包含了什么故事？

于是，我索性从书架上又找出《左传》查阅起来。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了详尽答案：春秋时期，晋国的魏武子生病时，曾嘱咐他的儿子魏颗，在他死后将他那个没生过儿子的爱妾改嫁出去，后来病危时却又说，要让这个妾陪葬。魏武子离世后，魏颗觉得父亲病重时容易神志不清，便依照他清醒时的吩咐将魏武子的爱妾改嫁了。后来，魏颗在与秦将交战中，突然出现一位老人，他用草编的绳索将秦将绊倒，终将秦将俘获。当晚，老人托梦于魏颗，说他就是所改嫁之妾的父亲，感谢没让自己女儿陪葬，所以以结草抵抗秦将来报答魏颗。

这不仅让我知晓了“结草”一词的含义，更让我进一步明了知恩感恩、有恩必报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美德。

□陈玉成

『结草』究竟何意